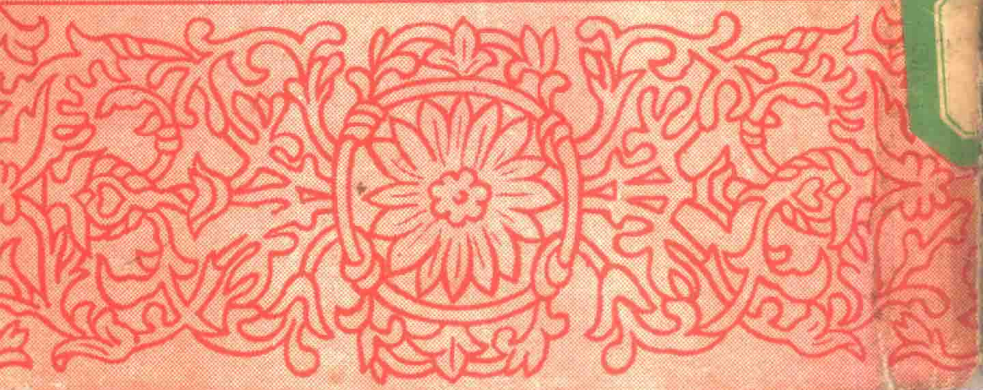


文藝翻譯叢書

勞動英雄愛梭爾坦

蘇聯·B 凱巴巴耶夫著

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



文藝翻譯叢書

勞動英雄愛梭爾姐

蘇珊

徐

系

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

總 15 文藝 11 53 開 374 面

勞動英雄愛梭爾姐

蘇聯·B·凱巴巴耶夫著
徐克剛譯

★版權所有★

一九五三年一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版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經行人 陸劍秋

(北京西華舊刑部街三號)

印 6001-9000

定價10,000元

第一章

這是八月的下半個月，天氣是酷熱的。

太陽已經斜向西方，但是落日的斜暉仍然在那一望無際的棉田上投射着一種眩目的光輝。在那茂密的綠葉中間，到處都是在親切的太陽光中閃耀着銀色光輝的絨毛般的白片。

明淨的天空一碧無雲。微弱的和風在清澈如水晶的寧靜的空氣裏流動，那沉重的蘋果●在棉樹的柔弱的細枝上輕輕的搖擺着，發出幾乎聽不見的沙沙聲。那些灌木是這樣密叢叢的糾結着，要想在它們的綠色華蓋下貫穿過去，幾乎是不可能的。

集體農民們三二成羣的在棉田裏工作。聽得到人們的說話聲和響亮的笑聲。灌溉渠

●：即棉樹開花後所結的果實，一稱棉鈴，熟則綻裂露出。

上長着成行的桑樹，靠近村邊上——則長着銀杏樹。雲雀在拉開嗓門唱歌。牠們顫聲的唱着：『嚶——咳，嚶——咳，』高興着牠們周圍的世界是這樣的美麗。有時候蘋果在它們的軟軟的莖幹上點頭，那樣子看來就好像在歌唱的是這些蘋果。

那個管水人，肩上揹着一把鐵鏟，沿着灌溉渠的堤岸走着，他的歌聲在田野上迴盪着：

叮噠叮噠，你的鈴鐺和諧嘹亮，

你的笑容把冬天變成了溶溶春光；

你向我睜個媚眼吧，可愛的姑娘……

突然這歌聲停止了。一個在棉樹叢下面翻鬆土壤的姑娘，忽然站起身來，使她的臉和那個唱着歌走過去的管水人的臉一樣高。

那個管水人停了下來，從肩膀上舉起鐵鏟，把它插進地裏。他眼睛向下看着，手緊緊捏着滑溜的鏟柄，低聲的說：

「愛梭爾姐……」

愛梭爾姐看着那個管水人。他的頭上包着一條手巾，他的藍襯衫在喉頭敞開，袖子高高捲到肘彎上。強壯的胸部，有力的頸子，胳膊和臉在太陽光下發着金色。他的灰色褲子捲到膝蓋上。他的光腳陷進灌溉渠的軟堤裏，濕砂在他的腳趾中間滴流着。

那管水人避開了愛梭爾姐的眼睛，她從他把臉轉向別處的那種樣子和那使他的臉頰急扭着的幾乎壓制不住的快樂的笑，看出了他的狼狽。這給了她勇氣。愛梭爾姐突然覺得快活高興極了，但她不知道自己要什麼——還是再窘窘他，或者還是解除了那使他怕得說不出話來的膽怯呢。愛梭爾姐說：

「你幹嗎突然不唱了呢，畢占奇？」

畢占奇抬起了眼睛，直望着愛梭爾姐的臉。

愛梭爾姐的黑眉毛像鳥兒的兩隻翅膀似的展開了。太陽惡作劇的直射在她那張大的黑眼睛裏。她那軟軟的嘴唇在微笑。她的牙齒像一排整齊的很小的白珠子般的閃耀着。誰能說愛梭爾姐是漂亮的呢？但當她那樣微笑着，兩頰生出酒窩的時候，畢占奇總認是世

爲她界上最可愛、最美麗、最討人歡喜的姑娘。畢占奇是一個在別的女孩子們中間決不會怕羞的愉快歡樂的小伙子。只在愛梭爾姐一個人的面前，他才覺得害羞、忸怩、不敢把已經跳到了他嘴唇上的笑話說出來，使他顯得又笨又蠢。常常在她面前，一種突然的恐怖會困惱着他，惟恐他說出一些粗魯的或者不適當的話來。這一會兒，他拚命想要想起他剛才所唱的歌來，但是再也想不起來了。畢占奇覺得比什麼時候都更慌亂。假如那是一首蠢笨的信口雌黃的歌怎麼辦呢？他完全失措了，一聲不響的緊緊抓住鏟柄。

愛梭爾姐又一次問他：

「你幹嗎不唱了呢，畢占奇？」

畢占奇卻茫然不知所答，含糊的說：

「哦，就像那樣子……」

但是愛梭爾姐是不肯隨便就罷休的。

「你說就像那樣子——是什麼意思呢？」

這時畢占奇的頭腦裏亂轟轟的，他茫然的呆視着她。

「我唱歌的嗎？」

「難道你沒有唱嗎？」

「哦，是的，就像那樣子——一路走，一路自己哼着。」

「我指的就正是這個。」

「指什麼？」

愛梭爾姐笑了起來。

「那歌裏唱的是什麼鈴鐺呢？」叮瑤叮瑤，你的鈴鐺和諧嘹亮。」

「哦，是的，它們叮瑤叮瑤——大聲地叮瑤叮瑤……」

「那是什麼鈴鐺呢？」

「什麼鈴鐺？」畢占奇狠狠地把臉轉向他處。他的眼光落在蘋果上。「那些，」他指著。

「棉花的鈴鐺呀！」

愛梭爾姐大笑起來。

「哦，你說得真滑稽，畢占奇！棉花怎能有鈴鐺呢？」

然而畢占奇已經恢復了鎮靜。他的恐慌已經過去了，於是他說道：

「你看看愛梭爾姐——這些不是鈴鐺嗎？每一棵棉樹都像一個盛裝的新娘！」

畢占奇的比喻使愛梭爾姐大為高興。她湊近去仔細地察看着那繁茂的棉樹，靜默了

一會兒後，於是說：

「你形容得真好呀，畢占奇。只是，假如你唱的是棉樹，為什麼唱出這樣的話來呢？「你的笑容把冬天變成了溶溶春光。」」

不畢占奇不再怕愛梭爾姐了。或許面對着他的是任何別的姑娘了。他直望着她的臉，叫道：

「你是什麼意思呢？是啊，每一個蒴果都是一個蓓蕾，當它開花的時候，就像是在笑。棉花的每一根纖維，都像是一道太陽光——它使人心裏歡樂，驅散了憂鬱，使冬天變成了春天！」

愛梭爾姐變得沉思起來。她從一棵碰着她胸部的棉樹上摘了一片葉子，不在意的把它舉到嘴唇上，飽聞着它的潮濕、濃重的氣味。然後她講起來，她的話聲現在完全不同了，直

刺入畢占奇的心裏。

「畢占奇，我常常聽你在會上講話——當你在那裏作報告的時候，但我卻決不知道你能講得這樣好。你的話說得又有趣又美妙。你幹嗎不寫詩呢，畢占奇？」

「你別這樣說吧，愛梭爾姐！哦，假如我是一個詩人，我將賦詩詠讚棉花！而且我將怎樣的吟唱呵！我將把我全部的詩篇都奉獻給它。唉，這是一種怎樣的植物呵，愛梭爾姐！它應當像一個孩子樣的受人照料和愛撫。而且它像一個少女一樣的溫柔。而要討好它有多困難呵！它比那不管你怎樣向她求愛都從來不滿足的最頑固的新娘，都更任性。但這一點你是跟我同樣知道得很清楚的——你自己不是也在照料它嗎？不管冷天熱天我們大家都在一年到頭照料它，看護它。我們日夜想念着它，因為它是我們的財產，我們的一切呵！」

愛梭爾姐丟落那片棉葉，瞪眼緊盯着畢占奇。

「關於我們得化多大的勞力與心思去照料棉花，以及它是一種多麼任性的植物，你講得很好。但是你最後那幾句話……你沒有說得太過份嗎，畢占奇？」

「我明白的愛梭爾姐。當然，穀物、果園和菜園，全是不可少的。所有從泥土裏生產出來

的東西，都是必需的。但是棉花這東西卻不是隨便什麼地方都能生長的。在全蘇聯我們佔栽棉的第二位。假如你有了棉花，你的穀倉就會裝得滿滿的，你的房子裏將有用錢所能買得到的一切東西。棉花是保證生活美滿富足的東西。我們這個國家的太陽是豐富而慷慨的。你看那些田地，看看那太陽吧！這田地，假如我們好好照顧它，每一棵棉樹都可以生產出一隻綿羊的羊毛那樣多的棉花來呢……」

愛梭爾姐微笑了，但是她的微笑——這微笑常常使畢占奇感到震動——現在卻使他覺得好像在表示懷疑，而這使他苦痛。

「什麼，愛梭爾姐你不相信我的話嗎？」

愛梭爾姐又微笑了一下，於是畢占奇覺察到他是誤會了——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微笑，而且，像平常一樣，這微笑使他心裏充滿了快樂。

「我相信你，畢占奇。我微笑，是因為我歡喜你講棉花的那種樣子呀。」

畢占奇把那深深插進了濕砂裏面的鐵鏟拔出來，於是用一種比較平靜的調子說：

「聽着，愛梭爾姐。不是我一個人，全國的人民都知道你的種種功績。你跟你的農作隊

已經獲得了偉大的名譽。你不必笑我的話。我自己知道，對於棉花你是比我懂得更多的。但這不是我所要說的。」

「那麼你要說什麼呢？」

「我要告訴你的是這個。在最近的六個月裏，我們曾經擔當了多少憂慮、煩惱和辛勞。現在我們就可以收穫這些勞動的果實了。你看到那作物嗎——看一下，那就是的！只要棉花能够在霜季到來之前，及時開出來，就沒有東西能够從我們手裏把它搶走了。然後我們所要做的，就只是摘花了——我們將把它全部摘下來，直到最後一片。這就是爲什麼我要唱歌的緣故了，因爲我的心在唱呀！」

愛梭爾姐覺着這些話是出於真心誠意的。她向那展開在她眼前的田地又看了一次，好像是頭一次看它。那掛在棉樹枝上的沉重的半開的蘋果，有點像是雌駱駝的脹滿奶的乳房。那軟軟的像絲樣的纖維，到處都開成一個滿泡，或者在花瓣中間，閃耀着白光，像一個硬圓蛋。有些蘋果還沒有完全成形——它們就要成熟，脹大。淡黃色的花兒仍然在棉樹頂上點頭，伸向天空和那充滿生機的仁慈的太陽。

愛梭爾姐凝視着這景緻，她覺得她總是看不够。她心裏洋溢着快樂。『畢占奇是對的，』愛梭爾姐想。她看着這田野，想到六個月前這裏的情形了——一片粘土、空曠、冷落，跟手掌兒一樣的光滑。上面看不到一點點綠色。在秋天和春天，拖拉機曾經在這兒吼叫着，用銳利的犁頭，把土地翻耕成畦。播種機曾經在那做好苗床的土壤上駛過去，一排排的撒下種子。一星期過去了，在春天的太陽光下，很小的綠色的嫩芽，從泥土裏爆出來了。它們以一種奇異的光澤的花樣，覆蓋着黑色的田野，而從那一天以後，愛梭爾姐的那一個工作隊實際上從不會離開過他們的那一段地。姑娘們在那些幼苗旁邊掘着、鋤着、平着土壤。她們的艷麗的衣服，像是被風吹着的巨大的罌粟花似的散佈在田野上。幾天後，已經發出了三四個穗子的棉樹的幹子，長高起來，變成了像鶴腿似的淡紅色。愛梭爾姐和她那一個工作隊不倦的工作着，棉樹長大起來，一天一天的長高、成熟，而隨着這棉樹的長大，快樂在愛梭爾姐的心裏增長着。在這六個月裏，她曾經煩過多少心呵。春天的陣雨引起了她多大的恐懼，那時衝急的水流很可能會毀滅了種子，把在地裏還不會抽出芽來的種子爛掉。下過雨後，灼人的太陽又出現了，那被曬硬的地殼可能會把嫩芽窒死。於是土壤又得用克特曼●

把鬆，用水澆它，並且作出小溝來。那突然出現，一天一天不斷的吹着的乾燥的熱風，也是挺可怕的，它會把那還很嫩弱的植物萎死。而且假如你不及時準備堆肥，修整枝條，它們就會因營養不足而憔悴。另外一種不幸事件容易發生的是——曾經發生過許多次的小貓頭鷹撲到田裏，把那些嫩芽的漿汁吸得乾乾的。畢占奇曾經確實的講過——棉樹這東西像一個孩子，需要不斷的照料。愛梭爾姐曾經被這可怕的心思——假如她們所有的工作都是白費氣力，怎麼辦呢？——幾個晚上都睡不着覺。而現在——現在棉花不久就要綻出來了，而且摘花季就要確實的開始了。新的蒴果將不斷的像活的東西般的一個接着一個爆開來。愛梭爾姐將穿上她的圍裙，一排排的走過去，把纖維從蒴果裏扯出，而它將從她的手指頭裏飄下去，就像奶從雌駱駝的奶頭上流下來一樣……

愛梭爾姐站住靜靜的傾聽着那棉葉的有韻律的輕輕的颯颯聲，而在她看來，好像那颯颯聲本身就形成了一種優美和諧的詩句。她沉思着，摘了一個棉樹的小枝，用手指頭弄

平枝上的葉子。畢占奇凝視着愛梭爾姐，他的眼睛因快樂而閃閃發光。愛梭爾姐是嬌小瘦弱的。她的寬大的衣服在她身子周圍皺成了鬆鬆的褶襖，卻緊貼着她那堅實的胸部。她那細細的被太陽曬黑的腳踝像被拉緊的弓弦一樣緊。愛梭爾姐是一個快活的姑娘。她帶有一種坦白率直的神氣，像一隻做好姿勢準備飛行的鳥兒。她的黑頭髮盤在她頭上，以便不致妨礙了她的工作。畢占奇凝視着她那呈現着金色的被太陽吻過的頸子，她那柔嫩的下巴和玩弄着棉葉的纖巧的手指頭，他的心便在他胸窩裏跳得更快了。

畢占奇注意着愛梭爾姐，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的，而且每天每天，他越來越想念着她。在他看來，好像假如他們結合爲夫婦，他就將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最幸福的男子了，但是畢占奇沒有這勇氣去告訴她這個，近來他卻變得更怕愛梭爾姐了。「現在她一定變得驕傲起來了，」畢占奇想。「她怕要不願意看到我了。再者，人們將怎樣說法呢？從前畢占奇從來不想到愛梭爾姐，但是現在她榮獲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頭銜，他就把她看得比仙女更美了。這小子，似乎在追求別人的榮譽呢。」

她媽媽也曾偶然向他說：

「你應該結婚了，畢占奇。你應該成家立業了，我的兒子。我們這村子裏不是有很多好姑娘嗎？我們將作一次很體面的婚宴。給你自己去挑個新娘吧，兒子。譬如，愛梭爾姐，就是個很好的姑娘。她嬌柔得就像一朵花兒。讓我就來定這門親事吧。」

然而，她這樣講，只是使畢占奇起火來。

「我不要聽這些話，媽媽！請恕我說這樣的話，但我可決不願意把自己的命運去交給別人，甚至於交給你。我自己有眼睛會去挑選，有嘴巴會去向人求婚的。而且我請求你不要想起把這些事情去告訴任何人吧。」

畢占奇嘴裏這樣講，但他心裏卻在這樣想：

「她爲什麼總要老來纏着我呢？她幹嗎不去向愛梭爾姐自己講，去探探她對於這件事的意見呢？」於是接着他會自己惱恨起自己來：「哦，你媽媽的寶貝！哦，你這懦夫！」於是鼓起勇氣，他會下一個決心：「我是一個自由人，一個自由人民的兒子呀！我有什麼怕的呢？我將跑到愛梭爾姐那裏去，直接告訴她。確實，她是不會罵我的。我一見她，就要把一切事情都照直告訴她！」

然而畢占奇卻並沒有照他的決心去做。他沒有勇氣去實行。雖然曾經有過許多機會，他可是一看見愛梭爾姐，就說不出話來了。

現在也是這樣，畢占奇站在愛梭爾姐面前，不能夠把眼睛從愛梭爾姐的臉上移開來。她則靜靜的玩弄着那個棉樹小枝，把它丟落在地上，向畢占奇斜睨了一眼，微笑了……突然，畢占奇好像被一陣疾風所捲，對周圍的一切，什麼都看不見了似的，把他那銳利的鐵鏟插進地裏，正插在一棵棉樹根上，衝動的向那姑娘跟前走去。

「愛梭爾姐……」畢占奇開始說，於是突然看到了那棵被齊根砍斷了的棉樹，可憐的倒在地上。畢占奇趕快把鐵鏟拔出來，靜靜的低下了頭。

愛梭爾姐從幻想中醒過來，定睛看着畢占奇，她的眼睛裏因期待而閃耀着光彩。然後她的眼光落到了那棵倒下的棉樹，她痛苦的低低叫了一聲，便舉起那個帶着半開的蘋果的綠油油的棉枝，把它們壓到胸口，像一個慈愛的母親愛撫她的孩子樣的撫愛着它們。那些被太陽光映照成銀色的光滑葉子，襯着她那紅色的綢衣服，像是土克曼婦女佩戴在胸前的銀製裝飾品。